



红薯好吃

■唐胜一

今冬的天气异常,时冷时热,若添减衣裳不及时,人是容易感冒的。我家的土办法就是用长乐荷折皮多做“渣江假羊肉”这道菜吃,因其咸、麻、辣的特性,有驱寒祛湿的功效,可以预防感冒。依笔者体验,小病小痛吃米饭乏味,不妨吃些红薯粗粮及红薯淀粉制作的食品,倒会适合胃口。

红薯是个宝,连嫩叶都能当菜,其藤还是鸡、鸭、鱼和猪、牛、羊的上好饲料。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,红薯帮助过不少人度过饥荒呢。我们的长辈常讲:“那时的红薯,是我们农村人家的主粮,一日三餐都吃红薯,吃米饭就如打牙祭一般难得。”在那时,有红薯吃都是好的,有时红薯也不够吃,饿肚子是常事。不少人家一日只吃早、中餐而省掉了晚餐,躺在床上饥肠辘辘,那真是嫌夜长呢。

我记得小时候餐餐吃红薯,尽管吃腻了口,而一旦肚子饿得咕咕叫时,则像饿老鬼一样,拿上一个生红薯,搓把搓把泥土,就和着皮生啃,也蛮有味道。以红薯为主粮,各家各户只将少量红薯磨成淀粉制成粉条、荷折皮等当菜肴招待客人,而剩余的红薯渣子,很少有人家用来喂猪,一般都要捏成皮球大小的薯渣坨坨,经晾晒干透,留到来年春夏之交、青黄不接时,做成薯渣粑粑当饭吃。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,人们生活不易,红薯像是成了救苦救难的大菩萨。

后来,粮食生产自给有余,红薯依旧是我们山村农民粗粮种植的主打品种。但种植的动机变了,农村的人们不再把红薯当主粮食用,而是将红薯加工成各色各样的美食,增加其附加值,当作了经济收入的一种辅助来源。

我们衡阳,尤其是长乐,一直传承着种植红薯的这一传统。据《中国实业志》记载,衡阳县长乐(现关市、井头两镇)于清乾隆年间就种植红薯,加工制作粉条,已有几百年的历史。因为长乐土质含沙量高而松散,加上山丘连绵,雨水适中,特别适合红薯种植,不仅产量高,而且淀粉含量高,加工成粉条等产品,其口感上佳,备受青睐。

我们衡阳流行的一道名菜“土头碗”,又称“玉麟香腰”,其中就有油炸坨坨,它是用生红薯条加湿面粉捏合而成,经油炸后黄灿灿的,还被人称之为“素螃蟹”,香甜可口。玉麟香腰其实大有来历呢,传说道光年间,彭玉麟母亲王氏为给在石鼓书院求学的儿子玉麟不时打打牙祭,常向左邻右舍借粮做好吃的,而各户邻居并不富裕,也就只好东家几个红薯,西家几个红枣,还有荸荠、蔬菜等,王氏再自加鸡蛋、肉片、鱼片等,和在一起来个“一碗蒸”。不料玉麟很喜欢这道菜,以至于他后来在朝廷做官,还用这道菜招待同僚,故传来传去被人们称为“玉麟香腰”。至今,衡阳当地无论办什么酒席,都是少不了这道菜的。

还有,衡阳名菜“渣江假羊肉”,其中就有用红薯淀粉制作的荷折皮。这道菜的具体制作是,以猪头肉、荷折皮为主食材,先用中药桂皮和土花椒等熬成汤汁,再配以红辣椒粉及葱花蒜泥等调料,与猪头肉、荷折皮一锅炖了,结果就有了羊肉味。传说宋徽宗皇帝被金兵掳去,其妃子李娘娘逃难来到衡阳县界牌的两冬寺躲避。李娘娘忧心皇帝做了俘虏而精神崩溃,加上身受风寒,全身不适,好几天吃不下饭。当地官员得知,便请名厨做了“渣江假羊肉”献上。李娘娘一尝,觉得很合胃口,就多吃了一些,身体状况有了明显好转。因此,渣江假羊肉这道菜名声大噪,还越做越好,越来越受人们喜爱。红薯入菜还有很多,特别是淀粉加工类,有雾汤,淀粉煎蛋,蚂蚁上树(肉沫粉条丝),荷折皮煮鱼等。

红薯能做零食,如红薯干、红薯片、油炸薯片、神仙薯等。神仙薯是衡阳当地最具名气的零食之一,选择两个手指头般大小的红薯,洗净自然风干(至少半个月),然后蒸熟,再手工去皮,将小红薯稍微压扁,摊在铁丝烤网上,用暗火(烧过的热柴火灰)慢慢烘烤,直至烤成透明状且有弹性能收藏为止,与现今商店里出售的薯干相比较,不但外表美观,而且更有嚼劲更加可口。

衡阳人习惯种植红薯,现今的长乐还有红薯产业协会,专业种植户流转土地,耕种方法都实现了机械化作业。零星散户种植,多数半机械化、半人工劳作,做到人有所事做,又能有经济收入。

我家大姐嫁在长乐,我们家自然就有优势吃到正宗的长乐红薯产品。餐桌上,我曾指着一碗粉条问两岁多点的小外孙:“好吃不?”小外孙乖巧地连连点头,一脸认真地回答:“好吃,好吃,好吃!”

给村上的“五胡子”素描

■贺万顺

乡下,大家习惯称别名。由此,礼胡子、发胡子、松胡子、昌胡子、喜胡子等被人称呼着,当然,胡子们也乐意接受。他们各有的生活乐趣,勾画了年代特有的乡景。

大名彭玉礼的称呼为礼胡子,他住在一巷道旁,曾与我家相邻。他父母生有五个儿子,他排行第三,又被尊称为彭三爹。即使三伏天太阳暴晒时,礼胡子也光着膀子干农活,身上呈现乌色状。他家办喜事,礼胡子自告奋勇烧火、调煤炭。他常喝自家酿的米酒,红光满面的,话也多了,干起活来更起劲了。礼胡子一儿子与我年龄相仿,是儿时的伙伴,我们常结伴砍柴、戏水、玩画片等。那一年,礼胡子筹办儿子结婚事宜,洪水竟淹了他家一楼,于是婚事只能在楼上操办,成为全村唯一的水上婚宴。

发胡子彭盛发是礼胡子大哥的儿子,叔侄关系。每年春汛湘江涨水时,发胡子就会扛着柳竿去网鱼,兴致来时,直到深夜才回家。发胡子的长女上世纪五十年代嫁到城市一朱姓人家,日子过得也舒坦。然而,发胡子夫妻俩不愿去城里享清福,一辈子固守家园。发胡子眼睛长倒毛,眼睛泛红流泪,行走也缓慢,可他仍劳作不息。发胡子和弟弟相处亲密,他们时常在一块散步、闲聊。

而发胡子的胞弟松胡子彭盛松是烹饪大厨的好帮手,小炒也能露一手。村上有谁办喜事,他欣然帮忙,不计报酬。松胡子教子

有方,他的二儿子当过海军,复员后任生产队长,为村民办了不少实事。松胡子年迈患病时,我去看望过他。不久,他病故了。松胡子出殡当天,大雨滂沱,村上人说,他在生做了好事,上山了,老天爷也在流泪。

住在村庄最东头的昌胡子彭盛昌一家,是生产队里经济条件较好的一户。他家的摆钟、斗篷灯是当年的稀有物品,令人羡慕。每当节日前夕,他家的斗篷灯擦拭得洁净、明亮,满堂生辉。昌胡子是祖传的垂钓高手,春节去他家拜年,小酒、咸鱼美味可口。昌胡子女儿远在三线工厂上班,他去过女儿家,见过世面,固然能说会道。返家后,他跟众人侃侃而谈。他家门前有一棵年代久远的柚子树,可供他人用以治疗哮喘病或让孩子们耍柚子灯。

队上出工时,喜胡子彭盛喜显得特别开心。他总是逗乐大家,众人的劳累感也因此减轻了许多。喜胡子是生产队里的农事好手,犁田、耙田样样皆能。他也喜欢梆鱼,收获不少。他患眼疾多年,甚至称重及数钱都模糊时还卖菜不止。自滨江新区开发后,他旧房被拆迁,也有了养老金。喜胡子喜出望外,说是赶上了好时代。喜胡子是该村祖辈以来年寿最高的,直至九十多岁高龄才寿终正寝。

村上的这五个胡子都是我的长辈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于有缘相处的岁月中,我见证了他们历经辛酸各自过着知足常乐的劳耕日子。昔日的五胡子如今均已离世,留给后生的只是绵绵的回想。



小扣柴扉

■游黄河

喜欢王维,喜欢他的诗句:“山中相送罢,日暮掩柴扉。春草明年绿,王孙归不归?”

终南山麓,穿着长袍的王维,站在一处高的小土坡,目送着朋友远去,千山万壑,暮霭沉沉,夕阳下的那条蜿蜒小路,绕过山腰,钻进了无边的绿海中。

转身,看看矮小的辋川别业,他习惯性地顺手把柴扉拨拉了一下,忽然,禅意里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。

他在另外一首《山居即事》里,第一句就写到了柴扉:“寂寞掩柴扉,苍茫对落晖。”寂寞是关在柴扉之内还是关在它之外呢?而寂寞之美从柴扉上体现出来,再一次看到王维轻轻地带了一下柴扉,此时,禅意还在他内心沉浮,直至“渡头烟火起,处处采菱归”,看到的是朴实的生活替代了浮躁的尘俗,悠然闲适之意随着柴门的挪动而袅袅升腾。

柴扉是一道心灵的皈依。苏轼在《暮归》里也写道:“牛羊久已下,寂寂掩柴扉。”可见旷达乐观之人,有时心境也复杂起来。其实,能有一个地方容身,足矣。

而最喜欢柴扉之人,恐怕是陆游,他在近十首诗里都写到了柴扉。“幽居人迹稀,柴扉昼常掩”,依然是荒村之写照,一个人在院子里,可以种菜,也可以搬一把椅子躺着看对面的千山白云,也可以看看养的鸡自由地从柴扉边上进进出出。还可以干什么呢?在另外一首诗里,他直接写道“又倚柴

扉数暮鸦”,暮鸦归巢,振翅而鸣,甚至有一只短暂歇息于柴门边,一个“倚”字,可见柴扉是可靠之物,而柴扉边上,还有流水呢,“寂寂野人家,柴扉傍水斜”。柴扉是景致的中心,是一道烟火的源地。柴扉怎么用,一个“斜”字来写呢,一个“斜”字把视觉写得灵动而有趣味。

而陆游在《杂诗》里写道:“世事盛衰谁得知?惠陵烟草掩柴扉。陵边人家丛竹里,灯火喧呼迎妇归。”只要看到柴扉,就有人家,就有灯火,就有一种希望,对生活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。而对美好的向往,在杜甫的《草阁》诗里就表现得尤为明显,“草阁临无地,柴扉永不关”,不关的是诗人那颗永关民心的情,有柴扉就必有一个小院子,诗人的场子前面,有一棵枣树,枣子熟了,就让邻居过来打枣子。

宋代的与恭写的《思母》,感伤至极。“霜殒芦花泪湿衣,白头无复倚柴扉。去年五月黄梅雨,曾典袈裟籴米归。”母亲不在了,而柴扉就是母亲亲手制作的,靠在柴扉上,就好像靠在母亲的身上,有一种温暖,一种依靠,一种心灵上的归宿,可是想到自己如今却一无所有,伤感至极而显出千年之美。

其实,柴扉的温情,是一首爱的歌谣。元代有一诗人云:“高树挂新月,山妻候柴扉。”我倒觉得诗人改一个字更好,把“山”改为“新”,“新妻候柴扉”。情感因妻日日新,幸福因家日日新。

愿天下有爱之人,都有一扇自己的“柴扉”!

制图:何芬